

社會結構因素與原住民運動選擇之探討——以棒球運動為例

文·邱韻竹、張思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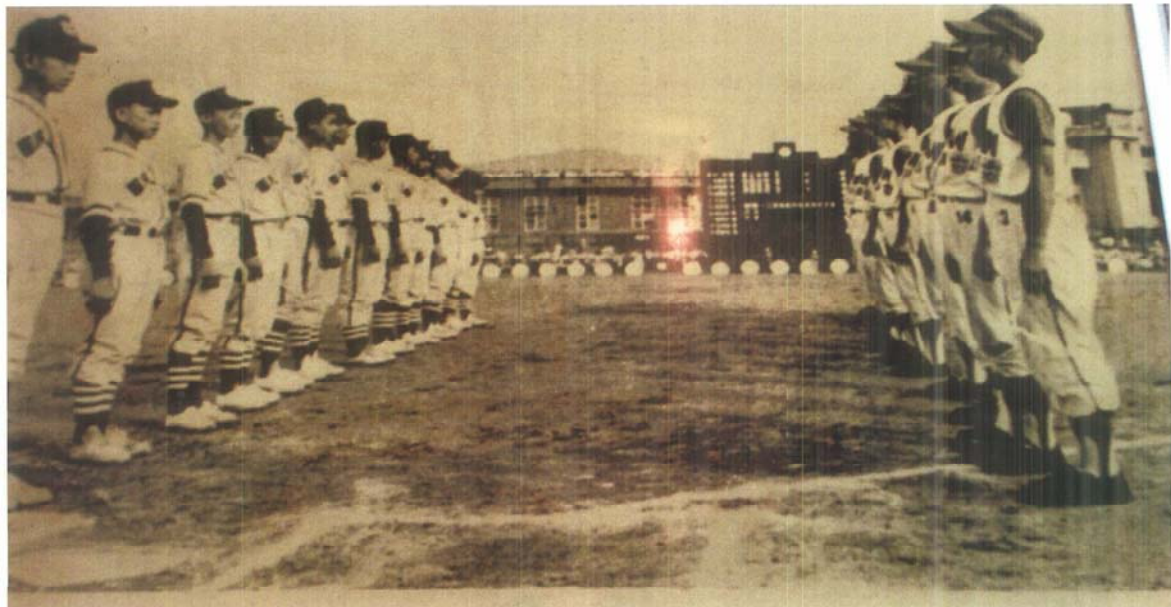
壹、緒論

生活在臺灣60年代的居民，有一個共同的休閒活動與話題，即是半夜起來看棒球比賽，這樣的活動成為人與人之間互動的一個橋樑，也可藉此建立良好的人際網絡。臺灣早期少棒隊的任務，不只是在贏得一場棒球比賽的勝利，還包括阿Q式的向歷史「精神復仇」（王宗古、馮嘉玉、黃中興，1999）。例如將過去的抗日情緒，轉化成為運動場上的競賽，在球迷高舉的海報當中可看見許多對其他國家球隊負面的口號，如以「倭寇」稱日本隊等，將過去的歷史轉化為在球場上的競爭，也透過這樣的活動激發起自我的民族意識。然而棒球對於臺灣的意義，也不再只是一項單純的運動，棒球轉化成民族力量的展現，而將棒球選手視為「民族英雄」，如嘉農棒球隊的陳耕元、藍德和及郭光也等人皆為原住民，故也可說原住民為臺灣棒球史寫下一段傳奇。原住民的運動成就，不僅光耀了國家，更點亮了整個族群，因此，原住民也成為了優秀運動員的代名詞。

臺灣的運動文化當中，棒球一直佔有很重要的地位，從過去的國際比賽到現今的職業棒球賽，可以發現臺灣人對於棒球的熱情與支持。臺灣的棒球史上，從早期的紅葉少棒開始至今已成立20年的中華職棒，原住民球員的力量相當強大，培育出無數的優秀原住民棒球選手，例如郭源治、王光輝、陽介仁、孫昭立、陳致遠、張泰山、陳金鋒、曹錦輝、陳鏞基、陽建福等。然而在棒球場上的原住民，不需仰賴政府制定保障名額

或是以加分的方式，就能夠有如此優異的表

◀民國57年8月26日中華紅葉少棒隊與日本隊開賽前互相鞠躬。（圖／臺東紅葉國小提供）



現的致勝關鍵，背後的技術養成以及長時間的培養訓練，才是真正重要的決定性因素。

二、文化資本的擴張性及其困難度

族群、文化、城鄉與地域上的各種差異，造成原住民在教育上面臨了高度的困難與挑戰，整體臺灣教育以中華文化為認同目標，意味著不論原住民或其他族群者，都必須要接受這一套文化價值體系。許多原住民學生在學校的學習狀況，也因教育體制甚少考慮其本土性與差異性，使得他們在學習上產生挫折感，有些學生乾脆放棄學業。但在教育背景條件限制下又沒有專業技術能力，使他們往往無法獲得較好的工作機會以提高生活品質，如此惡性循環的結果，更難以改善其長期處於弱勢地位的情形（劉慧冠，2003）。資源的缺乏及整體環境氣氛的影響，使得原住民在課業學習方面，無法得到成就上的滿足，原住民孩子轉而在其他途徑上尋求自我信心的建立，與專長的培養。臺灣的教育體系其實是階級複製的重要工具之一，當原住民想要藉由此一教育體系的管道獲取學歷的文化資本時，都居於文化與語言雙重不利因素，且教育實為一個汰選與階級複製的工具，故弱勢族群想藉由教育達成階級流動是較困難的，也應證了弱勢族群是造成階級無法流動的主要原因。

漢人的思想與價值，做為整體社會政策、文化、思想的主宰者，對於原住民早已勾勒出一些特定的既定形象，並且全盤套用至所有的原住民身上，使得原住民飽受整體社會強大的壓力與不可抵抗的文化壓迫。主流的文化宰制了整體社會發展的趨勢與模式，原住民想要跳脫這樣的圈套，不是短時間可以達成的。原住民的印象已經深深的烙印在

大眾心中，但或許以他者的眼光及價值觀來評斷原住民，是不恰當也過於膚淺的，必須去拆解社會體制背後之下真正的主因，而非只以表面的現象去理解這樣的行為，如此只會一昧的矮化與貶抑了這一群勇士。

三、環環相扣的運動脈絡

在社會資源缺乏，人脈網絡固定且難有太多跨階層的拓展或是更動，使得原住民在這樣固定形式的社會環境中，較難有太多向上流動的機會。透過教育取得文憑，是現代社會中一條開放、公平的晉升方式，想要從黑手變頭家進行階級翻轉，原住民在教育上的投資與回饋卻很難使他們能夠有撥雲見日的一天，因此只好另尋他途。

（一）歷史環境的薰陶

由於社會結構性因素壓縮了其他領域的成功機會，使得原住民缺乏運動領域之外的角色模範。但何以多數的原住民都能夠透過運動來展現自我，且他們為什麼獨鍾愛棒球？究竟棒球與他們的不解之緣是如何產生的？這可由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對於臺灣的理番制度追溯起，高正源（1994）在其書中有這樣的敘述：「…加上各地時有抗日的行動出現，尤其是原住民的抗日行動更為激烈，日本政府為轉移東部原住民的注意力，將天生過人的體力與勇猛之氣用在運動場上，所以佐久間鼓勵各級學校成立棒球隊，東部的教員也開始教小學童們打棒球。」日本總督由於無法抵制原住民層出不窮的抗日行為，因而想藉由棒球運動來消耗原住民過人的體力，經由棒球運動的規則與團體生活常規來教化當時居住在後山中尚未開化的原住民。因此原住民從事棒球運動的起源，與歷史背景有相當大的關聯，

也是一個具有政治色彩的開端。

歷史背景加上原住民先天上所具有的運動天賦，很快的就能夠在運動上發揮所長，並且有相當好的表現。但何以世世代代的原住民，都不斷的投入運動當中呢？這可說是社會網絡在此發揮了功效。文化資本相對弱勢的原住民，想要靠著文憑在社會當中進行階層的向上流動，著實有所困難，因此追溯著歷史，循著前人的腳步，尋找邁向成功最近的道路，也就是投身棒球運動。

（二）經濟需求的驅使

當原住民處於經濟資本與文化資本雙重的影響之下，原住民捨棄了以文憑做為社會流動的主要籌碼，取而代之的是將上一代傳襲而來的棒球運動作為生活重心與主要成就的來源。瞿海良（1995）認為在描述原住民對棒球的特殊貢獻以前，必須先體認到原住民期待透過運動取得經濟和社會利益的期待。棒球運動傑出的表現建立起他們對自己的肯定與榮耀的一面，這正好彌補了學業的缺失，棒球運動不只帶給他們自信與經濟的來源，還有一份未來人生的希望。林仁義（2000）的研究中，認為原住民選手參與棒球運動的主要動機就是改善經濟狀況，並且有一半的選手認為棒球是終身的職業，期待日後能夠在職棒界發展，或是當選國手。基於改善經濟狀況的前提之下，往往選擇透過參與運動的方式，進行階級翻轉，且在投入運動時所需要的成本與收益，比起努力獲取文憑得來的效益有較高的可能性與機會，故而在學業與運動兩相比較之下，運動對原住民有更大的增能性與發展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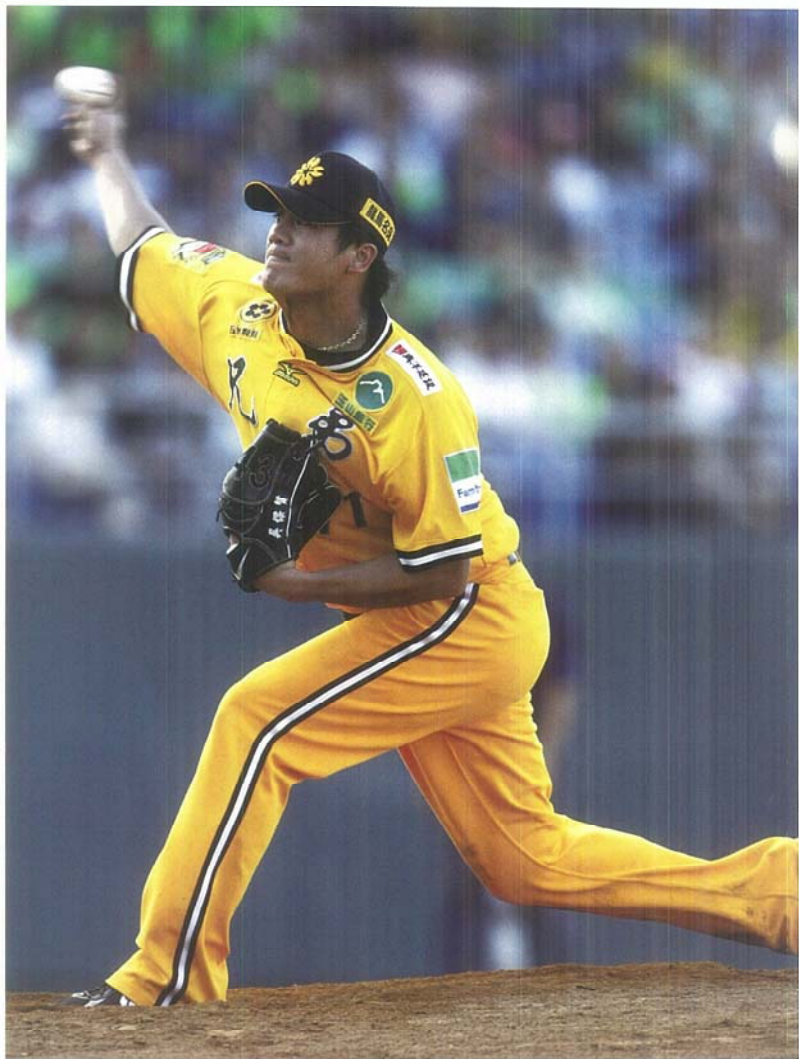
（三）重要他人所扮演的角色

棒球路上的重要他人，不外乎教練與家長，

而這兩者，一個在前方引領著初生之犢的小球員，給予諄諄教誨，家長則扮演背後推手的角色，給予孩子參與棒球運動的支持，兩者皆具有舉足輕重的角色。林炎嘯（1998）探討參加少棒訓練的原住民學童與教練老師、雙親之間的互動關係，發現原住民學童參與少棒訓練時受教練的影響最大。教練在球員一路學習的過程當中，是相當重要且關鍵性的角色，從小技術的啟發、培養與提拔以及未來發展路上的指導與索引，對選手都有一定的影響力；原住民孩童在與棒球運動接觸的開始點，或者是當他們在從事棒球運動中遇到了不順遂、遲疑徬徨的時候，通常家人給他們的鼓勵與支持，可謂是一股相當大的動力，在此之中，也有許多棒球世家的產生，由於家族親友多與棒球運動有所連結與接觸，在耳濡目染之下，無形中也增加參與棒球運動的機會，棒球就猶如家族事業般在此生根，一代接著一代傳遞下去。

參、原住民與棒球的不解之緣

原住民與運動的交葛，或許如同社會學者韋伯將基督新教與資本主義視為是一種選擇性的親和，應將原住民與棒球運動的結合，理解為一種歷史的偶然性，是一項非預期的產物。由於臺灣在日治時期的原住民反抗事件相當嚴重，讓當時的日本政府相當頭痛，而鼓勵原住民組成棒球隊，欲以棒球消耗原住民旺盛的體力，以及透過棒球遊戲的規則，啟迪教化當時還尚被稱為番人的原住民族，且當運動明星成為一種文化偶像時，運動明星的成就為往後整個原住民青年，特別是有意在運動場上發展的青年，提供了很大的鼓舞（山海文化雜誌社，



▲原住民選手在職棒傑出的表現與成就讓許多青少棒選手紛紛踏上其腳步，將職棒當作終身職業。（攝影／吳心平）

1995)。因此世代代的原住民與棒球結下了不解之緣。有如此多數的原住民投身於棒球運動，可說是歷史因素做為前因，而當前的經濟狀況與社會資源、網絡是推動原住民不斷向這條路邁進的後趨力。

階層流動的困難，又有文化、語言、刻板印象帶來的社會排斥，要在這個社會立足，尋找一個理想的人生，靠著的是以血緣關係拉起的一張網，這張網竄流在每個族人的身體裡，人際網絡的幫助，

使原住民們有他鄉遇故知的喜悅，彼此相互扶持，不論是實質工作的尋找或是物資上的支援、亦或是精神層面的慰藉，這張網確實發揮了極大的功效。透過網絡的傳遞，他們選擇了運動，燃燒大部分生命於運動的發展，但要能夠在運動方面有好的表現，靠的不只是上天給予優厚的運動能力與身體機能，還需要仰賴後天的努力與拔擢，徒有強壯的身體固然是身為一位運動員最好的資本，但若是沒有經過一番磨練與雕琢，一塊質地良好的璞石，也很難成為美玉。先天優勢的體能加上後天環境的培養與訓練，造就原住民將運動視為天命，認為這是他們與生俱來必須達成的任務，也引導了下一代年輕的原住民，朝著前輩開闢過的疆土大步向前邁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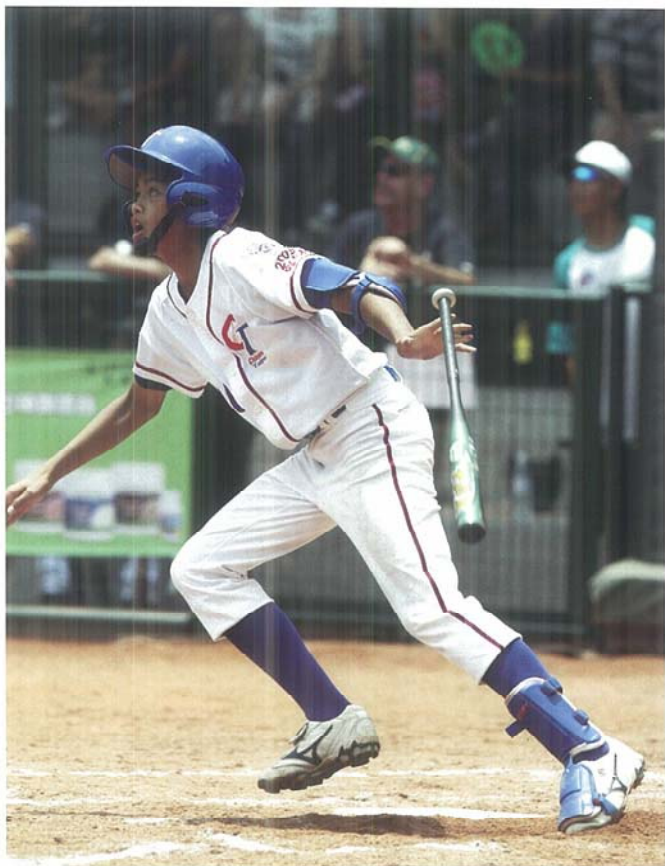
肆、結語

棒球讓原住民展現了天生的本能，讓他們走出僻靜的原住民部落，因為棒球而成為鎂光燈的焦點。原住民長久以來，在職棒場上的表現就非常傑出，我們也可從職棒球員的薪資上看出，原住民參與棒球運動的確可以為他們帶來經濟資本的累積，及社會階層的向上流動，故棒球對於原住民不僅是榮耀，也是一份生活的保障。

原住民比起一般人能在棒球場上有更卓越的表現，可謂環境結構當中的歷史、經濟因素，加上內在本身所具有的運動天賦，及外在的生活環境型態、人際網絡與重要他人等多方條件的引導之下，造就了原住民不斷的在棒球場上崛起，也使得在

棒球運動的世界中，原住民運動員扮演著競相參與的引領角色，這樣的模式逐漸形成改善經濟環境及社會地位的一大路徑，使得愈來愈多的原住民循此方式，在棒球運動中嶄露頭角。

（作者邱韻竹為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碩士、張思敏為國立體育大學球類系教授兼系主任）



► 2009年中華少棒代表隊投手宋文華表現優異。（攝影／吳心平）

參考文獻

- ※山海文化雜誌社(1995)。〈「原住民與臺灣的體育文化」座談會會議紀錄〉，《山海文化雙月刊》。第十期，頁8-20。
- ※王宗古、馮嘉玉、黃中興(1999)。〈臺灣職棒運動文化娛樂化之省思〉，《中華體育季刊》。第12卷5期，頁1-4。
- ※李加耀(1998)。〈提升原住民運動文化及身體素質的研究風氣〉，《學校體育雙月刊》。第8期，頁55-57。
- ※林仁義(2000)。《原住民甲組成棒選手參與棒球運動動機之研究》。私立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
- ※林炎嘯(1998)。《不同角色對於原住民學童參與少棒運動影響之系統探討》。中國文化大學運動教練研究所碩士論文。
- ※高正源(1994)。《東昇的旭日：中華棒球發展史》，臺北：民生報社。
- ※劉慧冠(2003)。《山地原住民鄉原住民國中生之社會支持對學習適應影響：以臺東縣為例》。慈濟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 ※霍海良(1995)。〈臺灣原住民的棒球傳奇〉，《山海文化雙月刊》。第9期，頁25-31。
- ※中華職棒大聯盟 <http://www.cpbl.com.tw/> (2008年1月)